

《東華漢學》第 38 期；151-200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23 年 12 月

論揚雄《太玄》準《易》思維內涵 與宋明圖式化構說之接受研究

陳睿宏*

【摘要】

揚雄《太玄》擬準於《易》，錯綜道家之思想與時代的《易》學觀，建構出一套既有承擬，又為新制的推天道明人事之占驗系統。準《易》的實質內容與意義，成為歷來關切之議題。宋代以降，在邵雍的重視與推波助瀾之下，結合《易》說與圖式結構的詮釋方式呈現，也影響日後準《易》圖式化的構制，並為《易》家《易》著所關注者。本文主要概括分析《太玄》擬準《周易》的具體內容，以及宋代以降開啟圖式化發展之重要內涵。首先討論揚雄準《易》的思維內涵，進而從學術發展的視域，探述歷代《太玄》準《易》之詮解取向，以及揚雄《太玄》準《易》之圖式化理解，為《易》家關注的流行情形，確立其流行之譜系，乃至學術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揚雄、太玄、太玄準易、圖書易學、卦氣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

一、前言

漢代經學的發展，從獨尊儒術，至走向今古文之爭，森嚴的師法家法之傳衍關係，不論詮釋方法或內容呈現，走向「自疏章句、尚浮華」的過度瑣碎訓詁的路線，學風傾向「碎義逃難，便辭巧說」，「蔓衍支離，漸成無用之學」。¹經學家抱殘守缺，皓首窮於章句之繁瑣，經學需要更多思想的活力與創造力。揚雄擊其時弊，章句之失，「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鞶帨」，²致力於「華藻」與「鞶帨」的博而寡要之訓解，經義終將氣息不振，承啟蹇困；學術的自覺，治經之法必須改變。揚雄認為「經可損益」，聖人經典應時可作損益，如《易》之制作，始於八卦，而文王益之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錯象彖辭，累加增益，「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³故「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⁴其《太玄》之作，亦有本於《易》道，應時損益而著成者。

揚雄（53 B.C. E.-18 C.E.）身處西漢末年，深知時局道衰，異端滋漫，奸佞魚貫，肆意橫流；有別於矯俗之風，與時殊趣，潛心著述，以隱應世，不失救危撫亂之心，有得身心安頓之道。宗本儒經，並好老莊玄道，清淨寡欲，又時存政治社會的關懷，在獨尊儒術的時代裡，同時回歸於對道家之擁抱，強調「知玄知默，守道之極」，⁵期待「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⁶老子道德之術，成為接受與融攝的學術思想。《法

¹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頁113、136-137。

² 漢·揚雄，《法言》。引自清·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十，〈寡見〉，頁222。

³ 漢·揚雄，《揚子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3冊，1986），卷四，〈解難〉，頁111。

⁴ 漢·揚雄，《法言》。引自清·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五，〈問神〉，頁144。

⁵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3571。

⁶ 同前註，頁3558。

言》與《太玄》，便為儒道會通之作；《太玄》並為其「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⁷的背景之下之論著。

揚雄「以為經莫大於《易》」，⁸「說天者莫辯乎《易》」，⁹《易》為群經之首，為推天道明人事之聖典，故擬準《易》而作《太玄》，錯綜道家之思想與時代的《易》學觀，建構一套承擬與新制的推天道明人事之占驗系統。默然獨守於《太玄》，不畏譏貶，雖「貴知我者希」，¹⁰卻企望本《太玄》準《易》之旨，立身行道，推闡聖人幽微之意。歷來學者褒貶互見，總有諸多致力闡揚其說、與之相契者。誠如司馬光（1019-1086）認為「《玄》者所以贊《易》」，「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括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太玄》建構一套自然運化的天人蘊備之系統，試圖把握人順應天地自然變化之處世之道。「作《玄》所以準《易》」，以《太玄》作為會通神明大《易》的重要途徑與升階。¹¹

《太玄》準《易》之實質內容與意義，成為歷來關切之議題。宋代以降，在邵雍（1011-1077）的重視與推波助瀾之下，結合《易》說與圖式結構的詮釋方式呈現，也影響日後準《易》圖式化的構制，並為《易》家《易》著所關注者。本文主要概括分析《太玄》擬準《周易》的具體內容，以及宋代以降開啟圖式化發展之重要內涵。首先討論揚雄準《易》的思維內涵，進而從學術發展的視域，探討歷代《太玄》準《易》之詮解取向，以及揚雄《太玄》準《易》之圖式化理解，為《易》家關注的流行情形，確立其流衍之譜系，乃至學術上的重要意義。

⁷ 漢·揚雄，《揚子雲集》，卷五，〈太玄賦〉，頁124。

⁸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3583。

⁹ 漢·揚雄，《法言》。引自清·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卷，〈寡見〉，頁215。

¹⁰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3577。又見漢·揚雄，《揚子雲集》，卷四，〈解難〉，頁111。

¹¹ 宋·司馬光，〈讀玄〉。引自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讀玄〉，頁1-2。

二、《太玄》擬準《易》說之重要思維內涵

《周易》以陰陽二分（一陰一陽為二）作為一切變化的根本，而《太玄》繼承《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思維，¹²以三種不同類型的陰陽作為變化的基礎，以「三」推衍，取一玄統三方，紀天、地、人之道；三方生九州，九州生二十七部，九九為八十一家為八十一首，進而一首九贊，成七百二十九贊。取其三重之衍化，更合於其歷法之用。其整體的推筮系統，基本表現形式，擬準《周易》與漢代卦氣為主的《易》學觀。

（一）陰陽氣化之擬準

《易》以陰陽為萬化之根本，推衍四象、八卦，乃至六十四卦，陰陽以「爻」為名，分立「—」與「--」之符號；一卦六爻，六十四卦則為三百八十四爻。《太玄》以「三」者為變化之基準，符號分「—」、「--」與「---」，藉由三種不同元素，推衍九贊並聯結出八十一首，一首九贊，八十一首合為七百二十九贊。「八十一」合四重，四重之最上稱「方」，次曰「州」，再曰「部」，其後為「家」。另，「玄」分三方，一方含三州，合為九州；一州含三部，合有二十七部；一部含三家，合有八十一家。此即揚雄所云「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之義。¹³在氣化推衍的具體涵攝中，《太玄》明確聯繫出空間的意識，較《周易》系統更為複雜。不同於《周易》之二分，以「三」進行推衍，成其方、州、部、家、表、贊之不同數值，推本於《老子》「三」數的加倍之法，故郝經（1223-1275）《續後漢書》指出「揚子雖名儒學，乃以老氏之說

¹² 周·李耳，《老子》。引自朱謙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四十二章〉，頁174。

¹³ 漢·揚雄，《揚子雲集》，〈序〉，頁5。

擬《易》，皆本于三而倍加之」。¹⁴或雖有《老子》之意，但主體上仍在擬準於《易》。

《易》以陰陽之二分變化，確立事物兩兩相對的思維，展現對立統一、相互依存與轉化的關係。揚雄三分法之思維，根本於陰陽二分進一步的複雜改造與創新，尤其重視事物的終始過程。劉韶軍認為此一思維發展體系，較《易》更為完善，更具系統性：認為《太玄》對事物發展變化過程中的不同階段或節點，一視同仁，不分主次；將二分思維的概念，有意的加以吸收，並重新定位與認識；對於《易》之「正」、「中」思想，進一步深化構說；展現多層的三分結構，思想更為細緻與縝密；重視大勢與局部的結合與統一等等。¹⁵這些特殊的特質，為《易》道陰陽氣化的擬準下，更具多元結合的開創。

生成變化之推衍，《周易》系統由《繫辭傳》以「太極」為混沌未分之氣，下生「兩儀」的陰陽二氣分判，再分四象，即陰陽交錯之老陰、老陽、少陰、少陽的不同狀態，代表六、七、八、九的筮數，象徵為四時、四方；再推變形成八卦、重為六十四卦。至於《太玄》之推衍，所謂「方州部家，三位疏成」，¹⁶以一、三、三錯於方、州、部、家為八十一首，以三之四重得八十一首，依次為：中、周、礮、閑、少、……終於馴、將、難、勤、養。「家」之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中」、「周」、「礮」等八十一首皆是。「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中」、「閑」、「上」、「羨」等共二十七首皆變。「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中」、「羨」、「從」、「更」、「睟」、「廓」、「減」、「沈」、「成」等九首皆是。「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

¹⁴ 元·郝經，《續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86冊，1986），卷八十三下，頁274。

¹⁵ 詳見劉韶軍，《楊雄與〈太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頁382-396。

¹⁶ 漢·揚雄，《太玄》。引自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一，〈玄首序〉，頁2。

「中」、「更」、「減」等三首為是。透過八十一首聯繫「家」、「部」、「州」、「方」的概念，展示時空推衍變化的自然之道。

《易》由太極化生至八卦，取二分推衍方式，但六十四卦則取八卦之相重。然而，《太玄》之擬法，採三分推衍至八十一首，自始至終皆一致三倍衍化，相對較具系統性與邏輯性，故至宋代邵雍得《太玄》之意，倡先天六十四卦，則一致採二進加倍之法以序列六十四卦。此即《太玄》準《易》後之再取《易》擬《太玄》，《易》與《太玄》相互合會；先天之法，即對六十四卦生成變化的再改造。

《太玄》並將地理空間的劃分，聯結出官位職銜的不同，《太玄·玄瑩》指出「方州部家，八十一所，畫下中上，以表四海，玄術瑩之。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人十一元士，少則制眾，無則治有玄術瑩之」。¹⁷此以少馭眾，以無治有的概念，即《老子》思想的啟發，而官制職銜之理解，則來自如董仲舒（179B.C.E.-104 B.C.E.）《春秋繁露·官制象天》中的主張。¹⁸地理空間與官銜之衍化運用，為《周易》系統所沒有。

（二）繫辭推定吉凶與用數

《周易》作為一套占筮系統，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辭，三百八十四爻，合乾坤二用，為三百八十六爻辭，由卦爻辭確立吉凶結果。《太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合七百二十九贊辭；每首並無判定吉凶之首辭，但有短語以統論其一首之義，吉凶之推定，主要透過贊辭。《太玄·玄圖》指出「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¹⁹不管由「三」數推衍的方、

¹⁷ 揚雄之說，引自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七，〈玄瑩〉，頁 189。

¹⁸ 見董仲舒「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說。引自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七，〈官制象天〉，頁 214-219。

¹⁹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十，〈玄圖〉，頁 212。

州、部、家之屬，或「三」重為九營的概念，皆重在「數」的理解，故班固（32-92）認為「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²⁰《太玄》重視「數」的理解，藉每首九贊合八十一首之贊辭確定吉凶。「三」數推衍，除具有《老子》由道推三的色彩外，亦有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思想，又含陰陽變化統一的認識，即陰陽二者對立為二，合其統一之一者而為三，即類式方孔炤（1590-1655）父子所謂的「兩即藏三」之觀點；²¹「三」之用，本質上仍屬陰陽的變化，以陰陽變化推衍之數，作為吉凶之所由。《易》與《太玄》，有二分與三分之別，龐樸認為「二分、三分原都基於陰陽，關鍵在於是否全面把握到了陰陽的辨證關係」，「而試圖深入到世界本性上去理解並給以說明的，大概只有揚雄一人」；顯然他更肯定《太玄》三分之用，更具邏輯性與完整性。²²

《周易》占筮之法，本於《繫辭傳》所載「大衍五十」之用數，經過「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的推衍六個「六、七、八、九」之數，²³即老陰、少陽、少陰、老陽的四象之數，並藉變占以確立卦爻吉凶。《太玄》的揲筮之法，取同於《繫辭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五行配用概念，即〈玄圖〉所云「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五與五相守」之義。²⁴宋代朱震（1072-1138）特別指出「《太玄》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二七為火，一六為水，五五為土」。²⁵天地十數合五行之布列，溯源於《洪範》，影響宋代「河洛」衍數之運用。揚雄以天地之數合五行，倡說天地合數五十五，虛其五以擬地之缺，

²⁰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 3575。

²¹ 參見清·方孔炤、清·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15 冊，2003），〈圖象幾表一〉，頁 20。

²² 龐樸，《一分為三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101-104。

²³ 《繫辭傳》的「大衍五十之法」，歷十八變的推筮得六數以成卦，變占推衍，確立吉凶休咎。引自魏·王弼、晉·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繫辭上〉，頁 212。

²⁴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十，〈玄圖〉，頁 214。

²⁵ 宋·朱震，《漢上易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1 冊，1986），〈叢說〉，頁 366。

則大衍用五十之數。然而，揚雄實際取三十六數，並用其三十三數以進行推筮；其操作之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之，並餘於芳，一芳之後而數其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一、二、三，謂之三摹，即21得七即為一，24得八即為二，27得九即為三。²⁶

又，《周易》推筮求卦，由下而上畫出六位之卦，即《易緯》言易氣從下而生之概念，一卦陰陽六畫依次而生。《太玄》得其首畫，依司馬光所述「得方求州、得州求部、得部求家」的觀點，²⁷認為由上而下進行首畫之確立。

另外，一首九贊，仍取由初至上的順序，贊位的變化，亦是由下而上進行；求首確立部、州、方、家，應由下而上推定，舉例而言，推筮結果依次得到三（27策：九，---）、一（21策：七，-）、一（21策：七，-）、二（24策：八，--），則為二方一州一部三家之毅首（☵）。至於推求首屬次序的確立，依方、州、部、家之分次，採三進位的方式，毅首在八十一首中的次第為30，即 $(2-1) \times 27 + (1-1) \times 9 + (1-1) \times 3 + 3 = 27 + 0 + 0 + 3 = 30$ 。邵雍建立先天六十四卦，其卦次布列的卦數之法，取二進位之用，亦當得《太玄》之啟發。²⁸

（三）經傳書體之擬準

《周易》經傳之聖典，歷來普遍指出來自伏羲卦畫，文王演六十四卦並繫卦辭，周公繫爻辭，合為完整之經文；孔門釋說其義，作《十翼》

²⁶ 〈玄數〉記載揚雄推筮的具體方式，以「三十有六策視焉」，「六算而策道窮也」。限於篇幅，不作贅述。見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八，〈玄數〉，頁193-194。天地之道，天常有餘，而地常不足，故擬地虛之以三，則三十六止用三十三。參見葉子奇解釋〈太玄數〉之說。見明·葉子奇，《太玄本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卷八，頁200。

²⁷ 宋·司馬光，〈玄數〉注文。見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八，〈玄數〉，頁194。

²⁸ 有關之詳細內容，參見陳睿宏，〈揚雄《太玄》仿《易》之說—從占筮與模擬漢《易》卦氣說開展〉，《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第3期（2013.9），頁229-266。

以明其道。《太玄》擬準《周易》，卦爻擬為首贊，而擬《十翼》者則為：

《象傳》述明卦爻取象釋義之用，《太玄》則有〈玄測〉，所以解各首之贊辭。

《文言》釋說乾坤兩卦卦爻辭義，並詳述元、亨、利、貞四德；《太玄》則有〈玄文〉，解說「中」首之九贊，述明「罔、直、蒙、酋、冥」五德，故〈玄文〉與《文言》相類。

《繫辭傳》包納龐富《易》學思想，以及天地之數、大衍之法等重要內容；《太玄》則有〈玄攏〉、〈玄瑩〉、〈玄掬〉、〈玄圖〉、〈玄告〉等重要篇章，雜說《太玄》諸多哲學觀點與重要懿旨，與《繫辭傳》相類。

《說卦》說明八卦卦象與八卦彼此間之關係，《太玄》則有〈玄數〉相類。

《序卦》述明六十四卦之序列，《太玄》則有〈玄衝〉以闡說八十一首。

《雜卦》述明六十四卦兩兩卦的關係，《太玄》亦有〈玄錯〉相類。²⁹

（四）因數求象之擬用

《周易》以卦爻之象，述明卦爻之義，《易傳》不斷申說以象為本、立象盡意的認識，以伏羲仰觀俯察、遠近取用天地自然之象，「制器尚象」，明天地之道，無非是象之用。一切之象，即陰陽氣化之所顯，透過占筮推定，則陰陽以天地之數代稱，象與數即反映自然之道。漢代經學高度陰陽化的發展，《易》成為陰陽化的最佳代表者，倡言卦氣之說，以卦爻結合天文歷法與干支五行元素，以及五行配用天地之數。卦氣之主張，孟喜（?-?）、京房（77B.C.E.-37B.C.E.）、《易緯》，可以視為

²⁹ 有關經傳之擬準，司馬光〈說玄〉中並有精要述明。見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說玄〉，頁3-5。

時代的典型代表。五行合數之用，如《洪範》的五行合數之說，劉向（77B.C.E.-6B.C.E.）《洪範五行傳》、《禮記·月令》、《大戴禮記》等，展示出普遍的理解。此一知識系統，成為漢代學術陰陽化的養料，也形成象數之法與卦氣觀下的特有天人之學。

至於《太玄》之準《易》，因數求象，重視天地之數與五行、干支和方位之配用，聯繫與類推各種象義。例如以「三八為木」言，其象義有「為東方，為春，日甲乙，辰寅卯，聲角，色青，……」等不下50個衍象。其他包括「四九為金」，除了包括西方、秋、庚辛、申酉等諸用象；「二七為火」，亦包括南方、夏、丙丁、巳午等諸用象；「一六為水」，包括北方、冬、壬癸、子亥等諸用象；「五五為土」，包括中央、四維、戊己、辰未戌丑等諸用象。各自亦聯繫出諸多的象。³⁰同時，五行與用數，亦結合音聲律呂之相配。又，以九別類，分數立象，有九天、九地、九人、九體、九屬、九竅、九序，九事、九年等象數之分，如九天者，「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滅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³¹餘各類屬，不作贅列。取一至九數之象，相類於《易》卦爻之象的概念，以九數之象，入於九贊之中，得其數之用象以明其義。《太玄》取象之法，主要透過五行與天地之數的配用進推衍，某種程度上，為漢代京房等諸家《易》說之繼承。其所用之象，主要類比於《說卦》的用象，以及《尚書·洪範》與《禮記·月令》中五行類推之象。³²

³⁰ 宋·司馬光，〈玄數〉注文，見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八，〈玄數〉，頁195-200。

³¹ 同前註，頁202-204。

³² 揚雄數象之用，有廣取《說卦》之用象，如「三八為木」，為鱗、為蠶、為鼓、為躁諸象，同於《說卦》以震卦為東方、為木、為龍、為雷、為決躁等象。餘不予贅舉。至若《尚書·洪範》與《禮記·月令》，廣論五行屬性與對應之象義概念，也為揚雄所吸納使用。參見魏·王弼、晉·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說卦〉，頁236-239。又見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第1冊，1997），卷十二，〈洪範〉，頁169-179。又見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本第5冊，1997），卷十四至

（五）漢代卦氣說之創用

漢代《易》學主於象數，特尚卦氣之說，並為陰陽災異思想的重要內容。卦氣說主要糾合天文、曆法、律呂、與干支、五行等元素，建立其系統性之《易》學主張。歷代學者以孟喜作為漢代卦氣說的最重要代表，其後京房、《易緯》亦有其高度災異化的卦氣思想，再而鄭玄（127-200）、荀爽（128-190）、虞翻（164-233）等人，保存孟、京卦氣說，並擴張有關卦氣元素觀點於象數運用之中。僧一行（683-727）《卦議》論孟氏之說，強調「自冬至初，中孚用事」，十二消息卦合一年之變，坎、震、離、兌四正卦，配二十四節氣，六十卦應一年之氣化。³³至朱震輯制李溉（宋真宗〔988-1022〕後期，官至毗陵從事）〈卦氣圖〉（圖1）：³⁴

十七，〈月令〉，頁 278-349。有關《太玄》以數論象之說，田小中並有詳述，參見田小中，《〈太玄〉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9），頁 28-36。另外，王青之研究，關注贊辭之構擬、首名擬定、揲蓍占斷之法等，與本文前述諸子題，多有可參照者，並列備參。見王青，〈《太玄研究》〉，《漢學研究》第十九卷第 1 期（2001.6），頁 77-102。

³³ 一行之說，見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二十七上，〈曆志〉，頁 598-599。

³⁴ 宋·朱震，《漢上易傳》，卷中，〈卦圖〉，頁 3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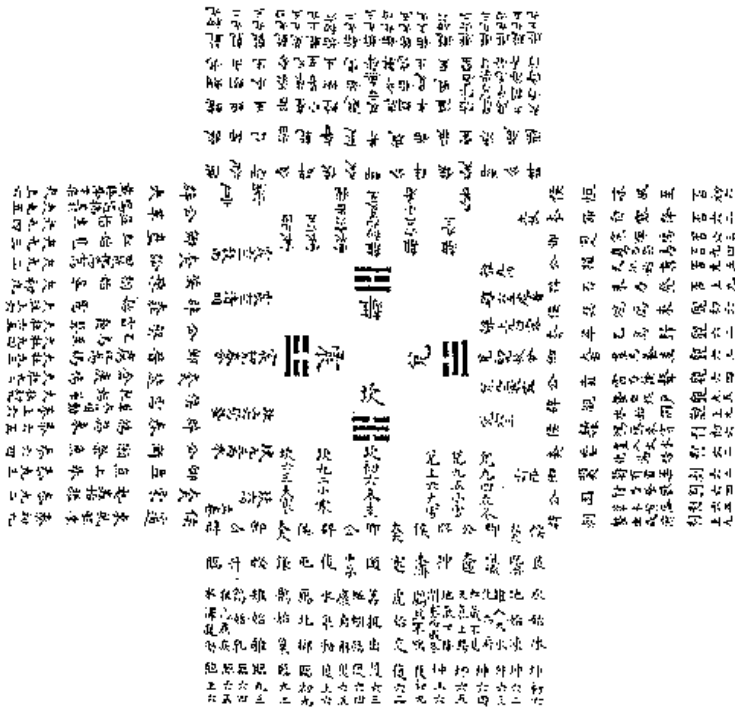


圖 1 李溉卦氣圖

圖式內容描述漢代卦氣之說，不外乎「四正卦」所聯繫的六十四卦之節候變化，包括十二月配用十二消息卦、四正卦與其他六十卦包納二十四節氣、七十二候；強調「卦氣起中孚」，六十四卦起於中孚卦，作為氣化的起始、一年的開端，並終於頤卦；「六日七分」之說，述明六十卦統攝一年之時日。³⁵

《太玄》理論體系的建立，受漢代《易》學卦氣說之影響，為不爭之事實，所以焦循（1763-1820）從卦之序列觀之，認為「《太玄》所準者卦氣也，非《易》也」。³⁶雖否定《太玄》擬準於《易》本然內容，

³⁵ 清代惠棟考索漢說，制〈六日七分圖〉與〈卦氣七十二候圖〉，並取《稽覽圖》、魏《正光歷》、一行《六卦議》等文獻，述明孟喜之卦氣系統，內容同於此圖。參見清·惠棟，《易漢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52 冊，1986），卷一至二，頁 303-324。

³⁶ 清·焦循，《易圖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27

但具體肯定準之於卦氣之說。徐復觀也明確指出，《太玄》「以陰陽術數講天人性命的合一」，「是卦氣說的發展」。³⁷《太玄》擬準卦氣說之重要內涵：

其一、《太玄》以首擬卦，結合十二地支、律呂、二十四節氣及二十八宿進行布列，與漢儒之用大致相近。漢儒以坎、離、震、兌四正卦分主一年四季與二十四節氣，《太玄》則以第一首中首、二十一首釋首、四十一首應首與六十一首飾首，分主北、東、南、西等四方，即司馬光注《太玄》所言，「坎離震兌在卦氣之外，故因中應釋飾附分至之位而準之」。³⁸「中」、「應」、「釋」、「飾」四首分列四時之位，兼準坎、震、離、兌四正卦。漢儒六十卦值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採《顓頊歷》的計法，而每卦直六日七分，取八十分之法本於《四分歷》。漢初以《顓頊歷》為主，武帝太初元年始用《太初歷》。³⁹《漢書》揚雄本傳明白提到其《太玄》用法，「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顓頊之歷」。⁴⁰司馬光注《太玄》，也確認「揚子本以顓頊及太初曆作《太玄》」。⁴¹合二家之歷法，作為天文與相關時日的運用，呈現具有科學性意義的時空概念，融會於其占筮吉凶禍福的推布。⁴²《太初歷》計日取八十一分，一年合三百六十五又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日，揚雄本《太初歷》，以八十一首值一年之日，每首值四日半；二贊當一日，七百二十九贊合於三百六十四日半，亦即九贊合四日半而為一首之日數，不足者

冊，2003），卷八，〈論卦六日七分下第九〉，頁 532。

³⁷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93），頁 439、480。

³⁸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一，頁 4。

³⁹ 兩漢之歷法，高祖至武帝太初元年，沿襲制用《顓頊歷》。自太初元年至西漢末年，改用《太初歷》。王莽篡漢至東漢章帝，取劉歆改制之《三統歷》。其後又有用李梵、編訢《四分歷》。《三統歷》襲自《太初歷》，二者性質相近。

⁴⁰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 3575。

⁴¹ 見揚雄撰，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一，頁 4。揚雄兼採二歷法，故在天文與相關時日的配應，多有與當時相異者。

⁴² 鄭萬耕詳考《太玄》擬準之歷法，既有《太初歷》（《三統歷》）之法，又有《淮南子》標志的《顓頊歷》之用。見鄭萬耕，《揚雄及其太玄》（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40。

由躋、贏二贊補之，以合歷法補閏之用。《太玄》更具體的結合歷法，似乎較漢儒卦氣說更自然。

其二、漢《易》卦氣取四正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節氣；六十卦統十二月，每月統五卦，五卦三十爻，每爻主一日，合為三百六十日。揚雄八十一首合七百二十九贊，兩贊為一日，運用於一年時間的變化循環。漢《易》取十二消息卦配應一年十二月的陰陽消息變化，始於一陽復卦主十一月（子），終於六陰俱升之坤卦主十月（亥）。揚雄準十二消息卦為九天，即「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⁴³九天各行四十日，合三百六十日的當期之日；始於十一月冬至，終於十月大雪之時；以八十一首統之，首與首相相互連接，形成完整的陰陽時序之變化系統。

其三、漢《易》以六十卦配公、辟、侯、大夫、卿等五等，揚雄根據「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的體系，分為一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更為細緻的配應官爵。有關二十八宿的配用方面，京房明確將之與八宮六十四卦配應，以五月為建，始於乾宮乾卦，配西方白虎最末之參宿，終於兌宮歸妹卦，取南方朱雀七宿之末軫宿相配，周圍黃道二圈又八星宿。⁴⁴這種卦宿相配之法，與揚雄所用相近，只不過揚雄以牽牛為起始建星，本《太初歷》以中首值十一月冬至之時，為一年之始，日舍玄武第二宿牽牛初度，起始星宿不同於京房之用；終於養首，入於玄武七宿的第一宿斗宿二十二度之時，八十一首整體圍繞合為一周。此種配應之用，亦較京房更具有整體性。⁴⁵

⁴³ 漢·揚雄，《太玄》。引自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卷八，〈玄數〉，頁202。

⁴⁴ 京房八宮六十四卦配二十八宿之法，見《京氏易傳》於分卦所述。詳細之論述，參見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一）》（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頁188-194。

⁴⁵ 有關《太玄》準《易》的卦氣之說，並可參見陳伯适，《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頁544-558。

相關之擬準《易》說之主要內容，成為歷來圖式化結構所展示的重要觀點，歷來學者構制圖說，確立有關圖式化的理解方式，基本內容與觀點，大抵原本於上述諸說。

三、歷代《太玄》準《易》之詮解

揚雄《太玄》擬準《易》說，歷來褒貶並見，理解與關注之內容及方式，各有別異，評價則有不同。取宋代為基準，述明前後之《太玄》準《易》詮解的流衍概況。

(一) 宋代以前學術性與正面評價之升揚

揚雄錯綜儒道，仿《易》作《太玄》，冒時人所不能認同者之譏，所謂「譏雄以玄尚白」，或因其與《易》不類，或因其含融龐雜深廣而不易理解的否定，劉歆（46B.C.E.-23A.D.）歎云「（雄）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⁴⁶張竦（?-23）亦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⁴⁷但仍有為當時學者所大力接受者，桓譚（43B.C.E.-28A.D.）稱《太玄》為「絕倫」之著，「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⁴⁸將揚雄比肩孔子，稱之為「東道孔子」。⁴⁹肯定《太玄》明「聖賢制法作事」，取法「天道以為本統」，「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下、中、上」。「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為八十一卦。以四為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一而遍，不

⁴⁶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 3566、3585。

⁴⁷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21 冊，1986），卷十三，頁 379。

⁴⁸ 漢·班固，《漢書》，卷八十七下，〈揚雄傳〉，頁 3583、3585。

⁴⁹ 《意林》引桓譚《新論》之說，見唐·馬總，《意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72 冊，1986），卷三，頁 240。

可損益。以三十六著揲之」。⁵⁰關注其《易》、《老》之會通，與思想體系暨數理結構。王充（27-100）《論衡》讚頌云，「揚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眇）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⁵¹視《太玄》為驚耳卓絕之作，與孔子《春秋》齊名。張衡（78-139）肯定《太玄》「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⁵²虞翻（164-233）亦稱其「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⁵³可見漢末至三國初期，揚雄《太玄》普受高度之肯定。

文獻所記，大抵宋忠（又作宋衷，?-?）著《太玄解詁》，⁵⁴首啟訓注《太玄》，此時期訓詁《太玄》風尚已成，如李暉（?-?）著《太玄指歸》，⁵⁵虞翻（164-233）、陸績（188-219）、王肅（195-256）、陸凱（198-269）、范望（?-?）、蔡文邵（?-?）、員俶（719-?）、王涯（764-835）、張易（?-?）、杜元穎（769-833）等人，皆有《太玄》注作。⁵⁶主要根據《太玄》之旨意，進行疏解訓義，並能予正面之評價。陸績認為揚雄「建

⁵⁰ 李賢引桓譚《新論》之說，見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八十九，〈張衡列傳〉，頁 1898。

⁵¹ 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卷十三，〈超奇〉，頁 608。

⁵²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卷五十九，〈張衡列傳〉，頁 1897。

⁵³ 蕭常引虞翻之說，見宋·蕭常，《續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384 冊，1986），卷二十八，〈吳載記五〉，頁 561。

⁵⁴ 宋忠作《太玄解詁》，見吳·陸績，〈述玄〉。收入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述玄〉，頁 228。宋忠注《太玄》，《隋志》作「宋氏注太玄經九卷」，《新唐書·藝文志》作「宋仲孚太玄經注十二卷」。轉引自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二百六十九，頁 1361。

⁵⁵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四十二，〈李暉傳〉，頁 1027。

⁵⁶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五十九，〈藝文志〉，頁 1510-1512。並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 1361-1362。其他並見《隋志》、《七錄》、《通志》之載錄。

立《玄》經，與聖人同趣」，大義展現於其撰著之中。⁵⁷范望暢發幽微之義，期能裨益於後學之未覺。⁵⁸王涯以《太玄》「微顯闡幽，觀象察法，探吉凶之朕，見天地之心，同夫《易》也」。則「不觀於玄者，不可以知天」。《太玄》彰明天地之道，體現天地之心，天人之變化，昭朗可顯；與《易》相仿，雖殊途而指歸同一。⁵⁹

漢代以降，《太玄》的學術地位不斷提升，不論魏晉或隋唐時期，普遍給予極高之評價。當時玄學的迎合，升揚其學術地位，並且重其學說主張所融攝的《老子》思想，也未質疑其擬準《易》說的具體樣貌。正面的認同與龐富的訓解，影響宋代以後的多元認識。

（二）宋代以後的多元理解與評價

宋代之後有關《太玄》的注說，在前面諸家的基礎上，形成形式與內容理解上的多元面貌，對學術也產生實質的影響，不論是理學或心學，乃至與《易》學的聯繫性也明顯提高，尤其以圖式結構的呈現，融入於《易》學家的論著體系之中。此時期學術思想的自覺與創造性的提升，加上疑經之風尚，對《太玄》的評價，有更高的紛歧性，衛道者或疑風自號的覺知者，站在捍衛儒學的純粹性，否定的聲音也此起彼落。

宋代《太玄》之學鼎沸，史籍所載有關論著不下數十部，⁶⁰揚雄地位也有形式上的具體確立。神宗（1048-1085）特好揚雄，稱「千餘年間所謂大儒者，數人而已」，揚雄為首，及韓愈（768-824）、歐陽修

⁵⁷ 吳·陸續，〈述玄〉。收入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述玄〉，頁 229-230。

⁵⁸ 晉·范望：〈太玄解贊序〉，收入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太玄解贊序述玄〉，頁 232。

⁵⁹ 唐·王涯，〈說玄〉，收入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說玄〉，頁 233-240。

⁶⁰ 金生揚認為宋代為《太玄》之學的極盛時期，「研究著作有五十部以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見金生揚，〈論《太玄》研究的歷史變遷〉，《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2008.3），頁2。

(1007-1072)、蘇洵(1009-1066)、蘇軾(1037-1101)等人而已；⁶¹召令同荀況(313B.C.E.-238 B.C.E.)、韓愈並封為伯，從祀於孔廟。⁶²此時代之重要論家，如范諤昌(?-?)、林瑀(?-?)、馮元(975-1037)、許洞(976-1015)、宋惟瀚(992年任陝西轉運使)、張揆(990-?)、章惇(993-1068)、孔旻(994-1060)、宋咸(1024年進士)、徐庸(?-?)、郭元亨(?-?)、陳漸(?-?)、張齊(?-?)、王鴻(?-?)、師望(?-?)、吳祕(1034年進士)、蘇洵(1009-1066)、邵雍、司馬光、程賁(?-?)、林共(?-?)、孫胄(?-?)、張行成(?-?)、李沂(?-?)、晁說之(1059-1129)、曾元忠(?-?)、許翰(?-1133)、蔡元定(1135-1198)、胡次和(?-?)、林希逸(1193-1271)等等。⁶³

元、明時期，《太玄》之關注，急遽衰落，主要來自對於揚雄「劇秦美新」的人品之否定，以及站在儒家的本位與對《易》純粹性的捍衛，致使學者已不再普遍熱衷《太玄》之詮說。延續至清代，面對考據與原本《易》說之回歸，《太玄》已然失去過去之風采。重要的學者，如吳霞舉(?-?)、釋全瑩(?-?)、趙秉文(1159-1232)、葉子奇(約1327-約1390)、葉良珮(1524年任知縣)、劉瑄(?-?)、屠本峻(1542-1622)、許世卿(1585年舉人)、陳梁(?-?)、黃宗羲(1610-1695)、惠周惕(?-約1694)、胡煦(1655-1736)、何焯(1661-1722)、焦袁(1661-1736)、惠士奇(1671-1758)、惠棟(1697-1758)、盧文弨(1717-1796)、劉斯組(?-1830)、陳本禮(1739-1818)、孫滋(?-?)、許桂林(1779-1821)、

⁶¹ 宋·佚名，《靖康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29冊，1986)，卷八，頁562。

⁶²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32冊，1986)，卷九十一，〈上神宗論孟子配饗〉，頁128。又見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十六，〈神宗本紀〉，頁312。荀況晉封為蘭陵伯，揚雄卦為成都伯，韓愈封為昌黎伯。見元·陳桎，《通鑑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32冊，1986)，卷九，頁622。

⁶³ 諸家相關之論著，參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1362-1366。

鍾文烝（1818-1877）、吳汝綸（1840-1903）等。⁶⁴元、明、清三代之有關論著，明顯不如宋代，可以看出《太玄》研究之消長概況。

宋代之名家，章惇撰《太玄經講疏》、《太玄經發隱》與《太玄圖》，⁶⁵可以視為歷代《太玄》研究著述最豐者；雖今已亡佚，但從《宋史》本傳所述，知其著作之宏博厚重，「解述大旨」，張揚文義奧蘊，思想內容豐富，《永樂大典》載錄其〈論太玄〉一文，述明《易》與《太玄》之關係，如云「贊之後有測，測者知也，以測之辭重明其贊，若《易》之有象也」，肯定「測」能夠知微知彰，明「贊」之理義，同於《易》之用象。強調《太玄》之「經無文以言準《易》，而其法悉有準焉」；⁶⁶《太玄》準《易》，重在準於《易》之法要。又，司馬光作《太玄集注》，彙輯宋忠、陸績、范望、王涯、宋惟澣、陳漸、吳祕等七家之說，校刊訓解，並就重要之觀點進行梳理，分辨《易》與《太玄》的異同關係，強調二者「大抵道同而法異」，所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⁶⁷司馬光之作，為今傳宋代《太玄》論著之主要代表，也是歷來研究《太玄》之重要論著。

宋代亦踵有負面批駁者，如蘇洵《太玄論》，否定《太玄》與《易》道的關係，譏諷為「奇怪可喜之說」，作為君子之人不取其道；「君子之為書，猶工人之作器也」，但《太玄》固不可以為器，縱使其器柄，

⁶⁴ 諸家相關之論著，參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 1366-1368。清代的重要學者，並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一百四十七，頁 4348。

⁶⁵ 章惇《太玄經講疏》，《通志》載作 46 卷，其中「通考注」14 卷，「疏」30 卷。《太玄經發隱》，《通志》載作三卷。引自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 1362。並見明·朱睦㮮，《授經圖義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75 冊，1986），卷四，頁 254。又梅堯臣另增載章惇有《太玄圖》一卷，見宋·梅堯臣，《宛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1099 冊，1986），卷四十五，頁 332。

⁶⁶ 見《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轉引自劉韶軍，《揚雄與〈太玄〉研究》收錄《永樂大典》之文；揭前書，頁 447。

⁶⁷ 見宋·司馬光，〈說玄〉。收於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說玄〉，頁 3、5。

亦「不任操」。⁶⁸又如楊時（1053-1135）《龜山集》亦嚴厲批判，認為「揚雄作《太玄》準《易》，此最為誑後學」；「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實「嘗知《易》」。⁶⁹擬準於《易》，與《易》旨未合。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葉適（1150-1223）等名家，擴大從其媚莽的人格問題，乃至人性善惡混之諸思想進行攻詰。⁷⁰雖是如此，研究《太玄》者，並未中絕，《太玄》與《易》家之說，每存在聯繫的關係。

明清之名家，葉子奇《太玄本旨》最具代表性，進行理性之臧否，認為《太玄》附會律歷節候，強作會合，不免有強作與臆見之處，並舉「未足盡《易》之旨」者。然而，義法與思想之推闡，肯定「《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⁷¹考據實學的風氣，帶動文字校勘考證，何焯、黃宗羲、三惠父子、胡煦、鍾文烝、吳汝綸諸家為典型之代表；其中如黃宗羲《易學象數論》與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對《太玄》與《易》之關係，進行客觀之評述。⁷²

《太玄》思想以圖式結構之展現，開啟於宋初，舉其名家者，如章惇《太玄圖》、孔旼《太玄圖》、邵雍〈太玄準易圖〉、林共《太玄》與《玄圖發微》、晁說之《易玄星紀譜》、吳霞舉《太玄圖說》，以及鵝湖長老紹元（?-?）〈太玄圖〉等，⁷³開啟圖說的詮解方式，至此以降

⁶⁸ 見宋·蘇洵，《嘉佑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04冊，1986），卷八，頁893-904。

⁶⁹ 宋·楊時，《龜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5冊，1986），卷十一，頁212。

⁷⁰ 劉保貞關注揚雄在宋代歷史地位的變遷，強調其「徵聖」、「宗經」儒學關懷，以及淡泊自守的人格，為宋人推崇與仰慕，但文必艱澀的文學主張，與屈身事莽的行徑，則為宋人所詬病。見劉保貞，〈試論揚雄在宋代歷史地位的變遷〉，《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11），頁13-20。

⁷¹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太玄本旨提要〉；並見葉子奇，〈太玄本旨序〉。引自明·葉子奇，《太玄本旨》，頁107、109。

⁷² 金生楊針對有關時代的發展概況，進行概括性論述，具參考之價值。見金生楊，〈論《太玄》研究的歷史變遷〉，頁1-4。

⁷³ 宋·梅堯臣，《宛陵集》，卷四十五，頁332。吳霞舉《太玄圖說》十卷，

蔚為流行風尚。其中，邵雍作為北宋初期陳搏（872-989）一系圖書《易》學的重要思想家與《易》學家，並專於《太玄》制圖詮解，尤能造成影響，《太玄》擬準《易》說的圖式化認識，接續而未絕。

四、《太玄》準《易》圖說之流衍

《太玄》擬準《易》說，為歷來理解《太玄》的普遍取向與重要視域，並好於以圖式化結構展示，除了見存在於《太玄》的論著，也融攝於《易》家的《易》著之中。

（一）邵雍首創〈太玄準易圖〉之深遠影響

邵雍專好於《太玄》，《永樂大典》載錄其〈太玄論〉，認為「準天地者莫過乎《易》，準《易》者莫深於《太玄》」，二者「意趣同而指用異」，⁷⁴用法稍殊，但意趣相同。另有《正玄》之作，今已不見其實。根據宋代章如愚（1196年進士）所言：

陳漸之演《玄》，所以發《太玄》之旨；吳秘之《音義》，所以祛《太玄》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玄》之惑。……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玄》乎？夫所謂「正」者，實欲以正《太玄》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玄》，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玄》也深矣！⁷⁵

《千頃堂書目》作《太玄潛虛圖說》十卷。見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676 冊，1986），卷十一，頁 315。

⁷⁴ 《永樂大典》，卷四千九百二十三，轉引自劉韶軍，《楊雄與〈太玄〉研究》彙錄之〈太玄論〉全文。揭前書，頁 432-433。

⁷⁵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938 冊，1986），卷三，頁 737。又見明·唐順之，《荊川稗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954 冊，1986），卷四十三，〈諸家一〉，頁 18。

品評歷來《太玄》詮說之良著，認為陳漸能夠闡發《太玄》懿旨，吳秘能夠祛除有關之疑難，陸續能夠辨明其謬誤，三家之說，皆有功於揚雄；三家之後，居功最深者，則為邵雍的《正玄》之作，正《太玄》所未正之處。學者對邵雍的高度肯定，也確立邵雍對《太玄》認識與掌握，既能匡正其舛訛，並能運用於其思想主張之中。其《皇極經世書》中，每有《太玄》思想之鑿痕，黃宗炎（1616-1686）云「其所稱元、會、運、世，實效揚雄之方、州、部、家也。揚以地言，邵以時言也。其所稱元數一、會數十二、運數三百六十、世數四千三百二十，亦準《太玄》之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也」。⁷⁶《皇極經世書》的元、會、運、世之法的數列運用與數理思維，來自對《太玄》的融通與創造，且其善於用數之思維，也有本於《太玄》之法。

邵雍嫻熟《太玄》義法，直接影響其學生輩。《宋史·邵雍列傳》記載邵雍與司馬光家族關係密切，其兄司馬旦（1006-1087）從事於邵雍左右，而司馬光「雅敬雍，恆相從游」，每登其園宅，互動頻仍。至邵雍晚年病篤，「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⁷⁷體現彼此感情之摯實，以及邵雍在諸家心目中之崇高地位。邵雍對當時重要思想家乃至以後學術的影響，有其必然的深刻性。司馬光窮研《太玄》，弘通深邃奧義，著《太玄集注》而廣受肯定，讚頌為善著，其研治之說，必然深受邵雍的啟迪與影響。

《太玄》準《易》之圖式化詮釋，包括章惇、孔旼、邵雍等諸家，可以視為北宋初期的開啟者。圖說大都湮沉佚失，惟邵雍之圖，仍有其可考之跡。邵雍著《正玄》，深明《太玄》之大義，並著以圖式呈現的《太玄準易圖》，⁷⁸制圖立說，今雖亡佚，但序言猶存，朱彝尊《經義考》明言「晁以道《嵩山集》即載之，當屬康節之作」。取晁氏之記，

⁷⁶ 清·黃宗炎，《周易尋門餘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0冊，1986），卷上，頁703。

⁷⁷ 元·脫脫等撰，《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邵雍列傳〉，頁12727-12728。

⁷⁸ 本文作「《太玄準易圖》」指書名，作「〈太玄準易圖〉」為圖名。

肯定邵雍作《太玄準易圖》一著。遙錄邵雍自序，強調《易》之太極元氣，「轉而為三總在元」，由三元轉為九州、而二十七部、八十一首，並以每首有九贊，以「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說明《太玄》的三分之法，與《易》太極生次的二分法之具體相仿。同時，關注《易》與《太玄》在卦氣上的會通關係，以數顯其義，故「《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⁷⁹考索晁公武（1101-1180）《郡齋讀書志》所述，指其族父晁以道（1059-1129）作《易玄星紀譜》一卷，主要以其《溫公玄歷》與邵雍《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認為「揚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⁸⁰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並取二著，名為「譜玄」。⁸¹故邵雍本《太玄》準《易》而制圖，真確無疑。

邵雍為陳搏一系《易》學圖說之重要代表，以先後天之學特名，理解《太玄》以圖說見述，固當自然；明《太玄》準於《易》，必融攝《易》說入於《太玄》，同時創說《易》道，亦與《太玄》聯繫。其制《太玄準易圖》，本在述明《太玄》之義，闡發《太玄》擬準《易》說圖式化之具體內容；以邵雍學術之影響力，《太玄準易圖》必當影響《太玄》準《易》圖說之風行，乃至歷代學者輯制之諸圖，應源自邵雍原圖。

（二）朱震繼邵雍輯說《太玄準易圖》之重要義蘊

由於《太玄》之學至宋代發展至高峰，復以圖書《易》學成為創新的詮釋內容與方式，加上邵雍的學術地位與學術主張，某種程度上，《太玄》與《易》說的詮釋，形成交互會通、互相汲取的傾向或定調。南宋時期明顯開啟出《太玄》擬準《易》說，也呈現以圖式化入於《易》著的新格局。

⁷⁹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1364。

⁸⁰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4冊，1986），卷一上，頁163。

⁸¹ 馬端臨之說，見明·唐順之，《荊川稗編》，卷四十三，〈諸家一〉，頁16。

朱震重視《太玄》的思想，《易》學主張每引邵雍《易》說與論述《太玄》之觀點，輯制與邵雍論著同名的〈太玄準易圖〉（見圖2）。⁸²此《太玄》準《易》圖式化的流衍，以及《易》說中援引大量《太玄》之思想，正為邵雍之後的重要後繼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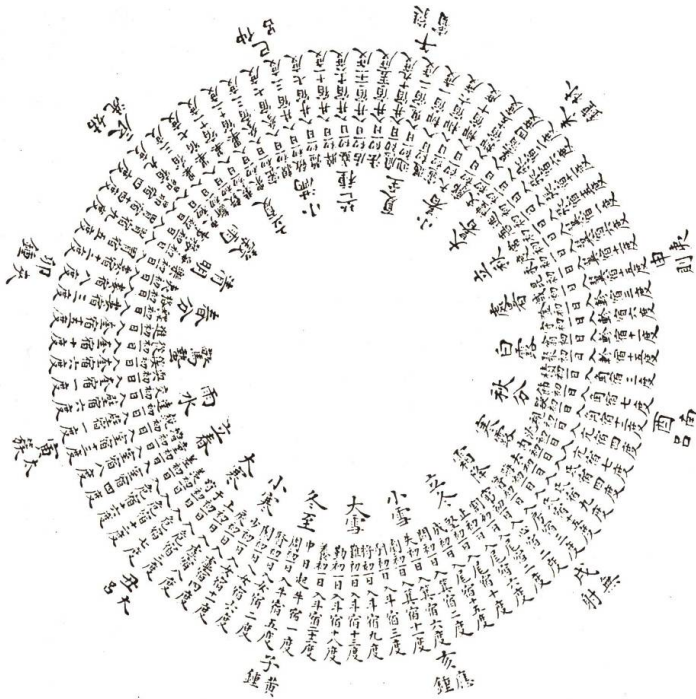


圖2 太玄準易圖（朱震）

朱震自述所學「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⁸³會通邵雍與張載（1020-1077）之思想。在《太玄》與《易》的關涉上，引用邵雍之說，肯定《序卦傳》的六十四卦卦序，為「文王之作《易》」，同於「《太

⁸² 宋·朱震，《漢上易傳》，卷中，〈卦圖〉，頁325。朱震此圖式，為新製或引自邵雍，並未明言，但邵雍自述確有此圖，而朱震《漢上易傳》自述所學「以《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知其《易》學思想深受邵雍之影響，圖說也表明接受此觀點。見宋·朱震，《漢上易傳》，〈表〉，頁5。

⁸³ 宋·朱震，《漢上易傳》，〈表〉，頁5。

玄》準之以〈玄圖〉」，⁸⁴即〈玄圖〉合準《序卦傳》。釋說《雜卦傳》時，強調「以剛柔升降，反復取義」之用，不論《連山》或《歸藏》，乃至《周易》，皆同取此法；並取邵雍之說，云「乾坤三變，坎離不動，故《太玄》準之以〈玄衝〉、〈玄錯〉」，⁸⁵以〈玄衝〉、〈玄錯〉合準《雜卦傳》。透過邵雍準《易》之觀點，說明《太玄》擬準《易》說之實質取向，不論三《易》或《太玄》，所建構的宇宙自然體系，同指陰陽剛柔的升降變化之道。

朱震輯制之〈太玄準易圖〉，雖未明確指出來自邵雍所制者，但從圖名與引述邵雍的說法，當與邵雍有密切的淵源關係。對圖式詳細之說明，云：

律歷之元，始於冬至，卦氣起於中孚，其書本於夏后氏之《連山》。而《連山》則首艮。所以首艮者，八風始於不周，實居西北之方，七宿之次，是為東壁營室。……於辰為亥，於律為應鍾，於時為立冬。此顓頊之歷，所以首十月也。……故《太玄》之作，與太初相應，而兼該乎顓頊之歷，發明《連山》之旨，以準《周易》，為八十一卦。凡九分共二卦，一五隔一四。細分之，則四分半當一日，準六十卦一日卦六日七分也。中，中孚也。周，復也。礮、闕，屯也。少，謙也。戾，睽也。上、于，升也。狩、羨，臨也。此冬至以至大寒之氣也。……蓋定四時成歲者，以其閏月再扞而後卦者，由於歸奇六日七分必加算焉，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不齊也。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也，二十四爻，周流四時，《玄》則準之。日右斗左，秉巡六甲，東西南北，經緯交錯，以成八十一首也。一月五卦也，侯也，大夫也，卿也，公也，辟也。辟居於五，謂之君。卦四者，雜卦也。《玄》則準之，故一玄象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大夫，八十一首象元士，其大要則歷數也，律在其中也。……邵康節之言曰：《太玄》

⁸⁴ 同前註，卷十，〈序卦傳〉，頁 299。

⁸⁵ 同前註，卷十一，〈序卦傳〉，頁 304。

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者，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也。此之謂律歷之元。⁸⁶

從圖式結構與論述之內容，可以具體尋繹出幾個重點：

1. 圖說思想體系包絡節氣、斗建、律呂與八十一首等元素的布列配應關係，與漢儒卦氣相近，說明揚雄模仿漢儒卦氣之說，建構出八十一首的氣候認識系統。《太玄》的卦氣內容，正為此一時期理解《太玄》準《易》的主要視域。
2. 《太玄》擬準《易》說，所確立的核心圖說內容，即卦氣的思想，即已如前文〈卦氣圖〉（圖1）所述者，強調卦氣體推衍宇宙自然的變化之道，「當以時訓為定」，則「子雲《太玄》二十四氣，關子明論七十二候，皆以時訓」。⁸⁷亦即漢儒之卦氣，或揚雄、關子明（關朗，484年徵為秘書郎）之法，⁸⁸皆在說明時日節候的變化之道。
3. 夏后氏《連山易》以艮為首，立冬節氣，律合應鍾，為《顛頊歷》十月建亥之時。此同於《太玄》之用，並相應於《太初歷》。朱震認同《太玄》之用歷來源，合用二歷法以序時令；尤其衍數運用，八十一首合《太初歷》以八十一分為一日之數。
4. 《太玄》擬準《周易》，其基本變化結構與次第推衍，仿《易》陰陽二元為三方、一卦六爻為九贊、六十四卦為八十一首。漢代《易》說以四正卦配應六十卦，值一年之日為六日七分之法，同於《太玄》八十一首值日之用。

⁸⁶ 同前註，卷中，〈卦圖〉，頁 326-327。

⁸⁷ 同前註，頁 325。

⁸⁸ 關子明之法，即《洞極真經》，有附於《關氏易傳》之中，不論《關氏易傳》，或是《洞極真經》，皆非關朗本人之作，為宋人之偽作。陳師道《後山叢談》、何蘊《春渚記聞》、邵博《聞見後聞》等，皆指神宗時人阮逸所偽撰。《洞極真經》為擬準《太玄》之作，類似司馬光擬《太玄》而作《潛虛》。不論《潛虛》或《洞極真經》，皆創制圖說，並廣為南宋以降《易》家所輯述。

5. 結合《易》學卦氣之說，指出八十一首仿六十四卦之布列，彼此具有普遍的一致性。雖然朱震對比上有不少之錯誤，對揚雄與邵雍的理解，未能作準確的考察，⁸⁹但也確切說明與對比出卦與首的相應性關係。
6. 《易》卦與《太玄》用首，強調二者配屬節氣的相應性，雖然在配應上，並不全然相同，但節氣之運用，或者說卦氣的相應性，意義上是相通的，此亦《太玄》擬準《易》說之重要概念所在。《太玄》準《易》之卦氣說，形成另類的卦氣主張，展示具體的卦氣圖式結構；透過卦氣思想，確立二者高度的契合性關係。
7. 《太玄》準《易》的卦氣圖說，與《易》說同中有異，主要在於四時之布列、歲法與值日之用、卦與玄方州部家的爵等配置、六爻與九贊變化觀點、十二消息卦與九天之變化規律，以及律呂與星宿配應上的同異關係。這些方面的對比，從〈太玄準易圖〉所展示的《太玄》準《易》思想，相對更具複雜性與系統性。
8. 引用邵雍之言，「《太玄》其見天地之心」，說明此天地之心，即《易》說所申論的「坤極生乾，始於冬至之時」的時訓之法，亦即「律歷之元」的時序推移之道。朱震從卦氣與時序變化，點出《太玄》準《易》之言「心」，喚起邵雍論「心」在其思想體系中之地位，在理學與心學的發展軌跡上，有其溯源之意義。
9. 《太玄》確立「律歷之元」，根本之法來自《顓頊歷》與《太初歷》。朱震特書〈論太玄〉一文，不斷強調「子雲之於律歷之元，

⁸⁹ 朱震以「狩」、「羨」，對應為臨卦，而「差」對應為小過卦，實際上當以「狩」為臨卦，而「羨」、「差」為小過卦為正確。其他「從」、「進」對應為隨卦；「格」、「夷」對應為大壯卦，「樂」對應為豫卦；「應」對應為離卦，「迎」對應為咸卦；「常」、「永」對應為恆卦，「度」對應為節卦；「疑」對應為震卦，「視」對應為觀卦；「沈」對應為兌卦，「內」對應為歸妹卦；「難」對應為蹇卦，「勤」、「養」對應為坎卦等，朱震皆為誤說，不作細述。

固已博極羣書而知之矣」。⁹⁰《太玄》之法，非無端造作，而是準於《易》與自然變化的理性思維，建構出的合理系統。

(三) 後儒《太玄》準《易》圖說入於《易》著之風尚

朱震輯制〈太玄準易圖〉，關注於卦氣方面。其後楊甲(約1110-1184)《六經圖》輯制〈太玄準易卦名圖〉(見圖3)與〈太玄準易卦氣圖〉(見圖4)，⁹¹為繼朱震之後，《太玄》擬準《易》說，合於《易》著之中的重要圖式文獻。後圖內容與朱震圖式較為相近，重於卦氣布分之展示；前圖則以天地人三玄合一，結合方、州、部、家與八十一首，對應於《易》六十四卦的配應關係。二圖說明《太玄》擬準《易》說「卦名」與「卦氣」之關係，亦即擬準《易》說的兩個主要面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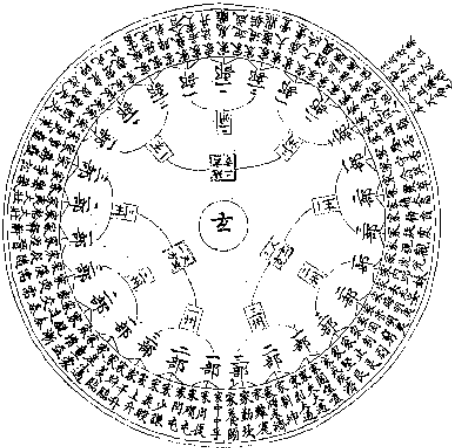


圖 3 太玄準易卦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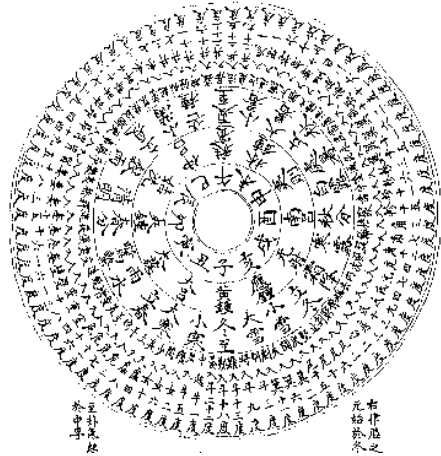


圖 4 太玄準易卦氣圖

⁹⁰ 〈論太玄〉一文，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卷中，〈卦圖〉，頁327。

⁹¹ 宋·楊甲，《六經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83冊，1986），卷一，頁175-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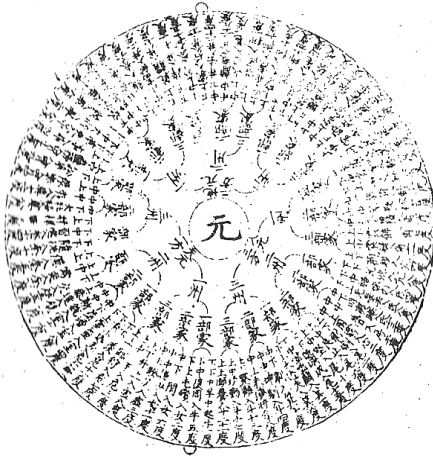


圖 5 太玄準易圖（《周易圖》）

此外，同屬於《六經圖》一系圖說，南宋佚名《周易圖》，收錄邵雍《易》學思想的有關圖式，將〈太玄準易圖〉（見圖5）置於其中。⁹²

《六經圖》與《周易圖》，皆未對有關圖式進行說明。從圖式結構與內容觀之，《周易圖》之〈太玄準易圖〉，即《六經圖》之二圖組合，而《六經圖》二圖之內容尤詳。圖式含攝內容較前述朱震的〈太玄準易圖〉更為完整，而朱震未於其圖式中呈現者，陳述中作詳盡之說明。不論《六經圖》或《周易圖》所見，又即朱震圖說之總合。關注的核心內容，即卦氣之說，亦即漢儒所主之諸元素。然而，此諸圖所配，尤其在《易》卦配《太玄》八十一首方面，較朱震之配說為正確與完整，合於《太玄》與邵雍之旨。

今傳文獻，南宋後期雖無他準《易》圖說，但諸多《易》著仍可見準《易》之觀點。例如趙汝楨（1226年進士）《易雅》，提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而主於歷」。⁹³專主歷法之用，著力於卦氣。又如方實孫（1199年進士）《淙山讀周易》制〈後天卦象離南坎北圖〉，

⁹² 宋·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正統道藏》本第4冊，1988），卷下，頁710。

⁹³ 宋·趙汝楨，《易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冊，1986），頁291。

立論卦氣之法，提到「揚雄《太玄》所以粗有見於《易》也」。⁹⁴《易》著中闡發《易》道，亦有引《太玄》申義者，如俞琰（1258-1314）《周易集說》與《讀易舉要》，進行大量的引述。不論圖說的輯制建構，或說明《太玄》準《易》之義，乃至引用《太玄》論《易》，不斷延續未墜。

元代胡一桂（1247-?）特別關注《太玄》準《易》之說，為元代會通《太玄》與《易》說的重要圖說代表。制〈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見圖6），⁹⁵肯定「揚雄之所作，以擬《易》者也」，⁹⁶承繼傳統普遍理解的準《易》之說。圖式名稱不同於從邵雍以降所用「太玄準易圖」，而取《太玄》推筮系統的基本結構之「方州部家八十一首」為名，強調三分推衍的三倍之法。「元始」亦為三元而合為一元者，賦予天地人三元的具體意義。著力於構說中、應、養三首的重要性，推明以「三」合道的具體意義。以「三」名義，仍為陰陽變化之道，「中為陽氣之始，應為陰氣之始」，陰陽以始分殊，萬化合氣成物。同時，胡一桂根據司馬光〈讀玄〉所言，詳言《太玄》準《易》之具體來由。⁹⁷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與前諸圖說之明顯差異，在於關注方、州、部、家的結構性問題，對於具體卦氣說的元素，包括如節氣時日與律呂星宿方面，則無實質建立於圖式之中。胡一桂另制〈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見圖7），並稱此圖為宋代王薦（?-?）所作，注稱見於「《玄圖發微》內」；⁹⁸《玄圖發微》一著，朱彝尊將之置於林共《太玄圖》之後，並未書明作者。⁹⁹

⁹⁴ 宋·方實孫，《涼山讀周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冊，1986），頁581。

⁹⁵ 元·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冊，1986），頁361。

⁹⁶ 同前註，頁360。

⁹⁷ 同前註，頁361-364。

⁹⁸ 同前註，頁365-367。

⁹⁹ 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六十九，頁13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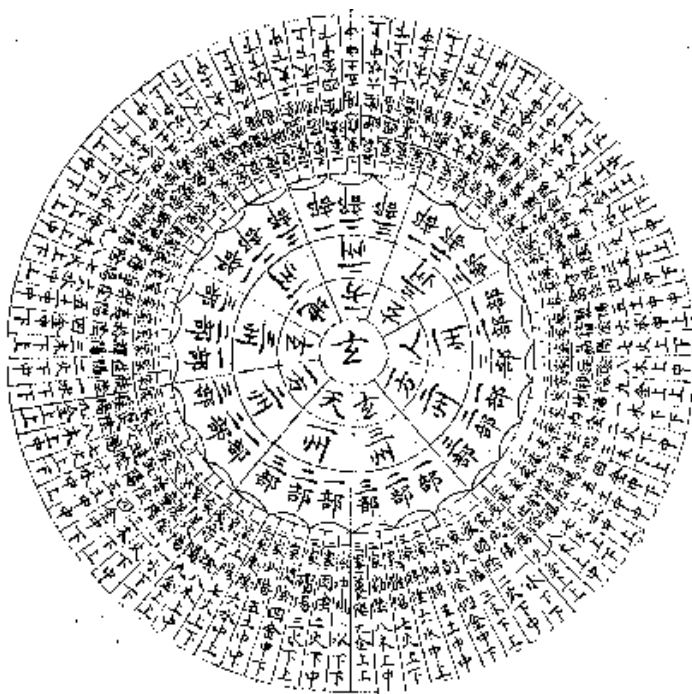


圖 6 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

此圖說反映「王薦以卦氣著論」的特性，¹⁰⁰鉅細靡遺的構論八十一首合七百二十九贊配應晝夜之日、二十八宿與其度數，以及擬準《易》卦之實況。本質上仍以《太玄》準《易》之說，屬於漢代《易》學與天文歷法知識系統之範疇。此外，胡一桂也闡明《太玄》揲蓍之法、數配五行、泰中積數、星數等《太玄》理論體系中的重要主張，也取王薦之說，作為論述之依據。¹⁰¹胡一桂概括《太玄》的核心內容，為元代《太玄》準《易》之主要圖說代表，也為折衷《太玄》之說入《易》的重要《易》學家。

¹⁰⁰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48 冊，1986），卷十，頁 268。

¹⁰¹ 元·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頁 367-3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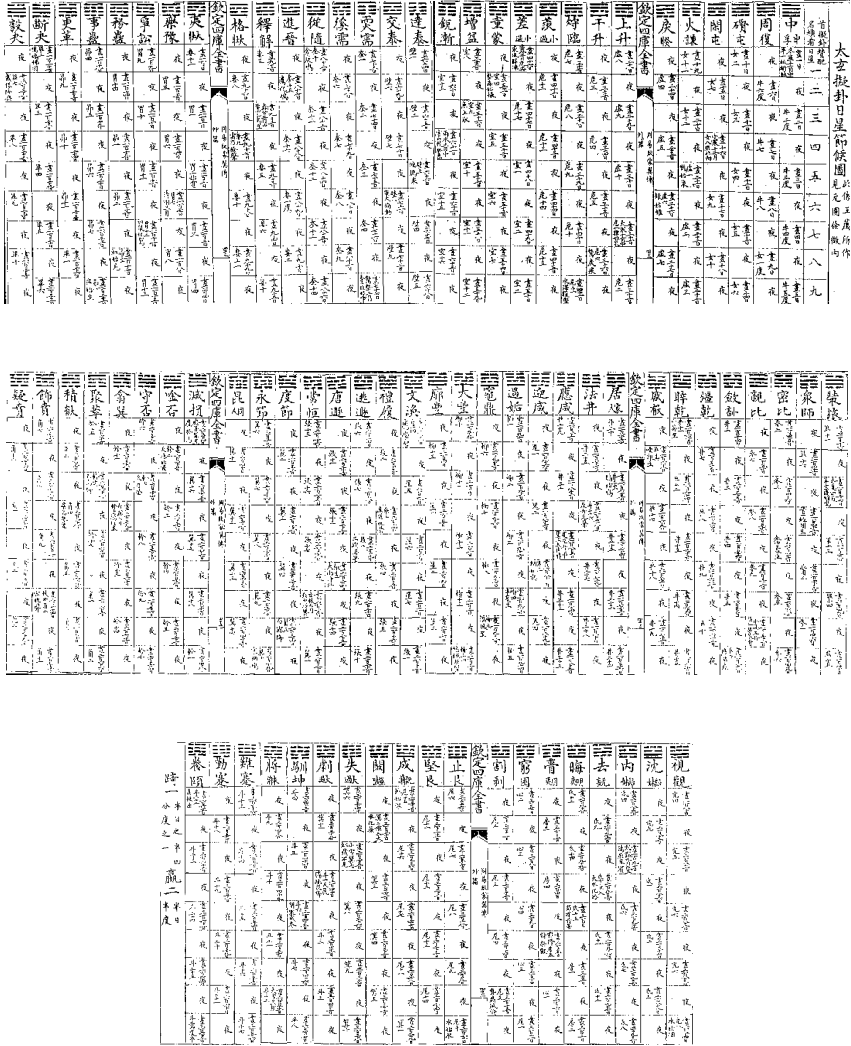


圖 7 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

胡一桂之後，明代專述《太玄》制說圖式者，葉子奇《太玄本旨》為重要之名家。輯制圖說，未立圖名，強調方、州、部、家之聯繫關係，姑且名為〈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見圖8）。¹⁰²圖式與論述之內容，與胡一桂所述，大抵相近，為同一系之圖說。

¹⁰² 明·葉子奇，《太玄本旨》，卷首，頁 116。

胡一桂有關之圖說，為葉子奇及之後包括季本（1485-1563）、來知德（1525-1604）與章潢（1526-1608）等諸家所承。季本輯制〈揚雄卦氣圖〉，認為「此圖出《周易翼傳》，本名〈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而不列《易》卦」；「加二十四氣，令損益之」。¹⁰³此圖出自胡一桂之圖說。又制〈太玄擬卦日星節候圖〉，亦本於胡氏，與胡一桂並無太大之殊別。季本肯定揚雄精於卦氣，以京氏為本，但準《易》之法，多與《易》說相悖，謂其「牽強」、「淺陋」，採取嚴厲之批判。¹⁰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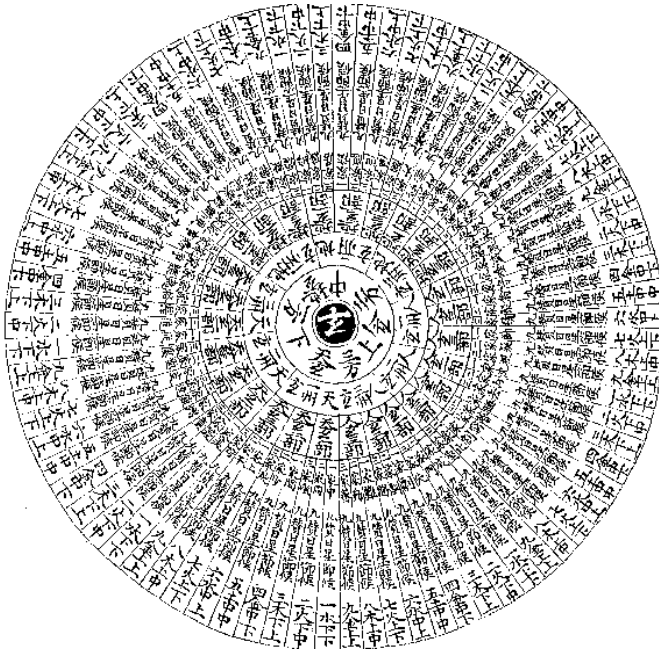


圖 8 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葉子奇）

來知德與章潢二家圖說，多數圖式幾近相同，同為一源，章潢尤詳，來知德僅採錄圖式，未進行詳說。來知德輯制〈太玄準易卦名圖〉，¹⁰⁵

¹⁰³ 明·季本，《易學四同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第6冊，2003），卷二，頁471。

¹⁰⁴ 同前註，頁471-478。

¹⁰⁵ 明·來知德，《來注易經圖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頁628。

與楊甲《六經圖》大致相同。章潢《圖書編》輯制《太玄》準《易》之圖式有四幀：〈揚雄太玄方州部家八十一首圖〉與〈太玄擬卦圖〉，¹⁰⁶與胡一桂二圖說相同，大抵來源於此。〈太玄準易卦名圖〉與〈太玄準易卦氣圖〉二圖，¹⁰⁷與楊甲《六經圖》所制之圖式與名稱皆同，當同屬一源；楊甲無任何說明，章潢以「數」詮義，肯定《太玄》用數與「《易》之數如合契」，置重於卦氣之討論。論證揚雄與孟、京之說的契合與理當之處，讚揚邵雍作《正玄》倡明揚氏之有功，「特極理數」，「妙識天文」，「知歷法，又知歷理」，「《玄》之為書，可為卓然一家之言」。¹⁰⁸揚雄損益《易》說，邵雍又損益揚雄，奧理相承，天道可彰。章潢對揚雄與邵雍推崇備至，具體述明《太玄》準《易》尤特準孟、京之法，可以視為綜合與總結此時代準《易》入《易》之說的重要代表，並透顯邵雍思想與《太玄》的錯綜關係，以及邵氏準《易》之深遠影響。

清代考據實學之風，包括黃宗羲等諸家關注《太玄》準《易》之考證，而立圖倡說者，胡煦可以視為最重要的代表。立名「原古」之圖，¹⁰⁹即朱震之〈太玄準易圖〉；肯定「漢之博學，以雄為最」，然從考據實風與尊奉古經之立場，認為《太玄》準《易》並不洽宜，是「昧來復之義而不之察，背聖人之經而未之考，皆聖經之蠹也」。¹¹⁰嚴厲之批判，認為《太玄》並無實然之準《易》，《太玄》所見，只不過為揚雄自屬的一套歷法而已。胡煦不在於闡明《太玄》之奧義，也不在釐清其義法，而是站在維護所謂「聖經」之神聖性。然而，《太玄》作為一套占筮系統，不論邏輯性的建構，或知識系統的理論性，乃至背後的哲理，仍有其可以關切、肯定與接受者，過度主觀的否定，往往斲傷學術應有的包容性，與可能的多元價值。

¹⁰⁶ 明·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9冊，1986），卷七，頁233-234。又，揭前書，卷二十七，頁496-500。

¹⁰⁷ 二圖見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七，頁236、238。

¹⁰⁸ 明·章潢，《圖書編》（第968冊），卷七，頁234-241。

¹⁰⁹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卷十，頁267。

¹¹⁰ 同前註，頁268-270。

（四）《潛虛》擬《玄》入《易》之圖說

《太玄》擬準《易》說，司馬光《潛虛》又擬準《太玄》，二著亦可視為擬準《易》說的另一新創理論。同時面對圖書《易》學的發展，《潛虛》亦以圖式方式呈現，並為其後《易》學家輯制入於《易》論之重要對象。

司馬光研究《太玄》，卓然有成，撰《太玄集注》影響深遠。對《易》與《太玄》的深刻理解，著《潛虛》自成一創造性思想體系，展現對《易》與《太玄》的融會，成就其學術之新視野。

揚雄仿《易》作《太玄》，身處高度象數化時期，則《太玄》存在高度象數《易》說之元素。司馬光又仿《太玄》，則《潛虛》圭臬於《太玄》，亦具有關《易》說主張，與時代學術關懷。方誠峰指出，《潛虛》本身同《太玄》，繼承漢代象數《易》學傳統，同時也包括其「對於北宋前期某些『前沿』思想的吸收」。¹¹¹《太玄》，除接受原始《周易》陰陽變化之道的基礎觀念外，更接受漢代卦氣說為主的《易》學元素，司馬光擬準《太玄》，既繼承有關的《易》學內涵，並吸納當時的道學思想、邵雍與劉牧的《易》學觀點，以及圖式化詮義方式。

王應麟（1223-1296）《困學記聞》指出：

《潛虛》，心學也。以玄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一心正，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乎！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¹¹²

¹¹¹ 見方誠峰，〈司馬光《潛虛》的世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2017.1），頁168。

¹¹²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

特別強調心之主體性，似乎往心學的方向靠攏；邵雍對《太玄》的認識，以《太玄》之法，彰明天地之心，澄澈明覺，顯諸萬象之性，天地自然之道，入於《太玄》之「心」。雖然邵雍並未建立、也無意於構築一個具有理論體系的心學思想，但對「心」的關注與著墨，確為心學發展注入一些源頭活水。至於司馬光論述《太玄》，關注《太玄》之準《易》，深受邵雍之影響，則《潛虛》必受所謂「見天地之心」的《太玄》「心法」之渲染，則稱《潛虛》亦為心學。故王應麟以「心」確立擬準聯繫關係，「心」聯繫《易》、乾坤、《太玄》、邵雍之學，以及司馬光的《潛虛》；《太玄》擬《易》而作，《潛虛》又擬《太玄》而成，則《潛虛》可以視為另類的擬準《易》說之作。

司馬光著成《潛虛》，受到《易》學圖式化影響，理論構說取圖式方式展示。《潛虛》創制諸圖，包括〈氣圖〉（見圖9）、〈體圖〉（見圖10）、〈性圖〉（見圖11）、〈名圖〉（見圖12），乃至〈行圖〉、〈變圖〉、〈解圖〉、〈命圖〉（此四圖不作贅列）。¹¹³諸圖式正代表《潛虛》之核心思想，並為其擬準《太玄》與《易》的形式化呈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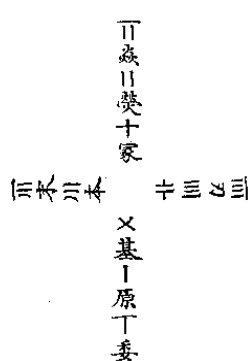


圖9 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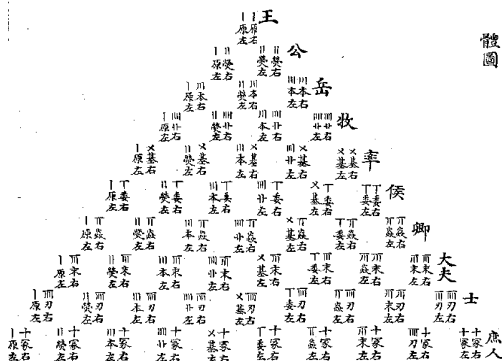


圖10 體圖

書》本第854冊，1986年），卷九，頁335。

¹¹³ 宋·司馬光，《潛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年），頁265-282。因篇幅與實質詮解之需要，四圖不作贅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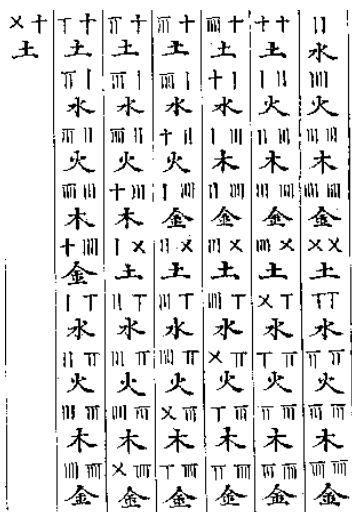


圖 11 性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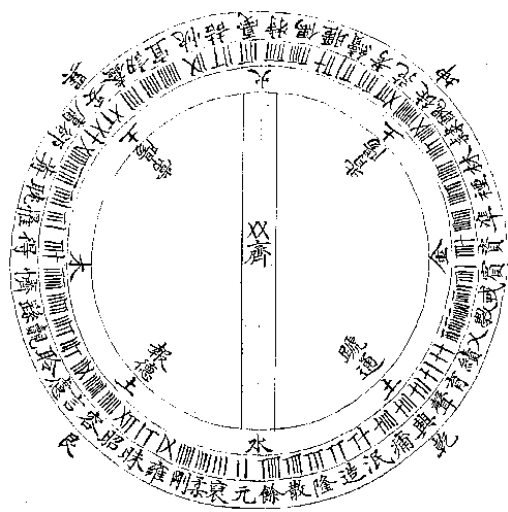


圖 12 名圖

諸圖式不外乎陰陽五行之變化運用，藉天地之數聯結五行之法，回歸於其對《易》之理解，認為「《易》者，陰陽之變也，五行之化也。出於天，施於人，被於物，莫不有陰陽五行之道焉」。《易》總天地之萬化，即陰陽五行之流行布列。陰陽五行以「數」為徵，開展陰陽五行之變化，為自然之道。他設問云，「聖人之作《易》也，為數乎？為義乎？曰：皆為之」。《易》道因數之用，立陰陽五行之變化規律，以明自然義理。進一步云，「義出於數也。義何為出於數？曰：禮樂、刑德，陰陽也，仁、義、禮、智、信，五行也」。¹¹⁴義出於數，即禮樂、刑德，仁、義、禮、智、信之義，皆出於衍數之陰陽五行。陰陽五行即數，亦即氣，則其〈氣圖〉擬準《太玄》與《易》說，是擬用《太玄》對天地之數合配五行之法，以及宋代《易》學圖式發展下，如劉牧以天地之數配用〈河圖〉與〈洛書〉之法，其實質意涵為賦予五行之氣具體而有形之概念。

¹¹⁴ 宋·司馬光，《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8 冊，1986），〈易總論〉，頁 567-568。

至若五行之氣，則祖於虛，以虛為質，而後氣、體、性、名、行、命，關切互因，故其云：

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虛者，物之府也；氣者，生之戶也；體者，質之具也；性者，神之賦也；名者，事之分也；行者，人之務也；命者，時之遇也。¹¹⁵

氣之虛為萬化之祖，同於《易》陰陽之氣未分前之「太極」之狀。¹¹⁶陰陽氣生萬物，氣之主體結構，為陰陽五行的原始而規律有制的狀態，即如擬《太玄》擬宋初《易》家的《易》外別傳的「河洛」之法，制成〈氣圖〉以顯其狀。以氣生物成體，體有殊別，即如〈體圖〉所見，「一等象王，二等象公，……九等象士，十等象庶人。一以治萬，少以制眾，其維綱紀乎，綱紀立而治具成矣」。即尊卑有別，類聚群分，物物有其等，合自然生生之規則，落入政治的實質有序之道，以寡馭眾，正為自然之正道。萬化有體，體便受性，即其〈性圖〉制用之義，性有其序，以「十純」為辨，因陰陽五行而殊。所謂「十純既洽，其次降一，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最後五配而性備矣。始於純，終於配，天地之道也」。¹¹⁷性終始於純配，為天地之道，即陰陽五行的流行變化之道，為天地之自然，合於《中庸》天命之性的概念。此因氣成性之觀點，為漢代以來《易》學系統的變化思維，入於天道自然與人性本質之認識的普遍關注之理解，漢代不論董仲舒（179B.C.E.-104 B.C.E.）、鄭玄，乃至宋代張載等諸多，大意不忒。性既已定，名則賦之，此即制〈名圖〉之由，藉由天地之數立陰陽五行之布列變化，以及「宿躔從度」之法，取乾、坤、巽、艮四隅之卦立為四維，同時配取五常德性，糾合為一天

¹¹⁵ 宋·司馬光，《潛虛》，頁 265。

¹¹⁶ 葉福翔就「萬物祖於虛，生於氣」，認為司馬光主張「虛」與「氣」二元之本體論，同時未述明「虛」所指為何。其說多有商榷者，限於篇幅，不作贅論。見葉福翔，《易玄虛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69-370。

¹¹⁷ 宋·司馬光，《潛虛》，頁 266。

文歷法、節氣、倫常等諸方面包絡的時空存在概念。¹¹⁸這些內容，即漢代《易》學元素的組合，亦即對《太玄》推布系統的另一改造。〈名圖〉為其諸圖式中，理論意義最深刻、最複雜且最核心之圖說。〈行圖〉、〈變圖〉、〈解圖〉、〈命圖〉等圖，即在前圖的基礎，進一步之衍圖，詳細申明其理論體系之內容；圖說所展現者，便為《易》學知識系統與《太玄》思想主張的具體擬準與融合。

《潛虛》之圖說，本質上與歷來《易》學知識系統與宋代圖書之學的發展，有著緊密的關係，成為之後《易》學家圖式化論釋的入《易》對象。如楊甲《六經圖》輯制〈溫公潛虛擬玄圖·氣圖〉（見圖13）、〈溫公潛虛擬玄圖·名圖〉（見圖14）與〈溫公潛虛擬玄圖·體圖〉（見圖15）等三圖，¹¹⁹大體與司馬光《潛虛》用圖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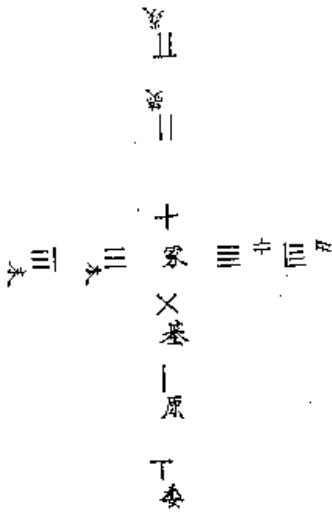


圖 13 溫公潛虛擬玄圖·氣圖



圖 14 溫公潛虛擬玄圖·名圖

¹¹⁸ 同前註，頁 267-268。

¹¹⁹ 宋·楊甲，《六經圖》，卷一，頁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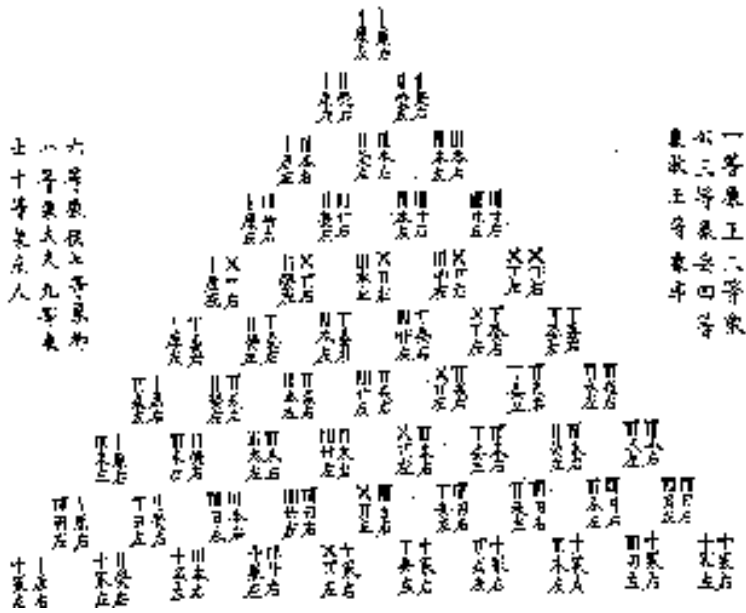


圖 15 溫公潛虛擬玄圖·體圖

其後，佚名之《大易象數鉤深圖》同有如《六經圖》之此三圖，並另增輯〈溫公潛虛擬玄圖·性圖〉。¹²⁰又如元代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外篇》輯制《潛虛》之所有圖式，進行詳細，闡述。¹²¹其他如明代季本《易學四同別錄》、章潢《圖書編》、來知德《周易集註》等，亦皆輯制申義，反映出圖說入《易》的合流傾向，並可明確釐清其承傳譜系。然至清代，王夫之（1619-1692）、黃宗羲、胡煦諸家，則又從考據自覺的觀點，反省《潛虛》準《易》之正當性，採取相對否定的態度。

五、結論

綜上所述，總結幾個重要意涵：

¹²⁰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 25 冊，1986），卷下，頁 93-94。

¹²¹ 元·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頁 386-390。

- (一) 《太玄》擬準之「《易》」，除了代表《周易》經傳，所理解的宇宙生成衍化體系、太極生次的陰陽變化之道，以及體系建構與論著形式擬準上的相近性之外，更具體融攝漢代《易》學，與漢代學術知識系統下的重要元素，特別在於由陰陽五行、天文星宿、歷法推時等，具有科學性觀念的卦氣說之配用。透過超驗的推占運數，使諸時空意識下的存在與可能的吉凶「事實」，藉複雜深奧的理論體系，確認其更具完整性與神聖性之意義；通於古今之變的「損益」前賢之說，達到趨時應變的運作效能。不論著說是否符合《易》學之本義，但確實展現其通敏睿達、鈎深致遠的邏輯思辨與宏博學養之能力，建構一套多元知識所完成的究天人之際與自然盛衰變化的宇宙圖式，以及兼融儒道的思想，顯現具有時代特殊意義與哲學蘊涵。
- (二) 《太玄》擬準《易》說，創造出較原始《周易》占筮系統，更為晦澀艱深的推驗體系，進入魏晉玄學的新學術自覺時代，《太玄》以「玄」為名，合玄學化之關切情懷，以及其道家色彩與《易》道精神，得到正面的認同與肯定，漸漸走向學術的高峰。至宋代新的學術交會激盪，對天人之學的新發展整合與期待，獲得更多的熱情擁抱，伴隨著圖書《易》學的發展，以邵雍為首的推波助瀾下，帶動司馬光、朱震等人的承啟推衍；《太玄》準《易》之理解，凸顯於圖式結構之展示；非但於《太玄》研究中呈現，更帶入《易》家的《易》著之中，南宋以降，繩繩兮而相續，可以勾勒出清晰的相綴譜系，也從其中明曉準《易》卦氣圖說之述義內容，成為普遍共同的認識。此正搭接出漢宋《易》學，共同對話與具體交集者，反映另類漢《易》本色之《易》學觀。《太玄》與邵雍在此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三) 邵雍以《太玄》擬準《易》說為根柢，建立先天之學的創造性之入《易》理解，以及元會運世的變化歷史觀，推至司馬光撰成《潛虛》，會通《易》與《太玄》的天人性命之學，在圖書之學的風

潮下，以圖式化呈現，成為《易》學圖式中的一環。元、明、清相承未絕，《太玄》準《易》之圖說，植入《易》家《易》著之中。原始《周易》及漢代《易》學，與揚雄、邵雍、司馬光，乃至相關的《太玄》學家與《易》學家，聯結出相因互通的關係，在好於用數、占筮推衍、卦氣之用等有關的脈絡下確立。

- (四) 司馬光《潛虛》所呈現的《太玄》準《易》圖說，主要試圖建立一套完整而新創的《易》與《太玄》合會的理論體系，而朱震與後儒的準《易》圖說，則主要在於強調《太玄》與《易》之關係，以及《太玄》卦名結構與卦氣布列的實質內涵。依現行文獻所見，朱震首將《太玄》與卦氣之聯結作詳釋，並為後代學者所重視，也為其後《易》學圖說之一環。
- (五) 從有關圖式化入《易》理解與流衍之梳理中，可以釐析出衍繹的脈絡，背後即是一種漢宋合流會通的圖式化映現。只是，到了清代的考據風潮，一種試圖以嚴格規範的態度與視野，重新審視擬準《易》說與圖式化擬準的「必然對錯」，漢宋交會的光影失去了光輝，而《太玄》與《易》的差異與不可相容性，勢必要斷清。站在理性思維的銳利視角與辨證下，學術的歷史價值與定位，恐有寬容與接受之傾斜。時代學術的發展，乃至思想主張之形成，皆有其自屬的歷史文化、政治、社會與學術內緣之諸背景，《太玄》準《易》圖說，便在此交會下創生，為《易》學歷時性發展，可以審慎衡忖之課題。不論揚雄、邵雍，乃至司馬光，不斷的損益新制，理論體系與思想奧義的建構，作為《易》學旁枝，是知識，是學術，是文化的血脈。
- (六) 宋代從司馬光擬《太玄》又著《潛虛》之作，甚至本文未作列說的偽關朗之《洞極真經》，乃至蔡沈（1167-1230）父子以《洪範》為本所制作「範數」圖說，同樣與《太玄》有諸多的關涉，並融入與會合於《易》家的論著之中。諸如此類的圖式化擬準與詮釋，非但成為對《太玄》的新詮釋，以及圖式形式之創造，也成為宋

代以降《易》學與《太玄》會通之特色。相關的創發之論與圖說之構制，皆與邵雍有密切的關係，而邵雍直接對應的，即為接受《太玄》之理解。

主要徵引文獻

一、傳統文獻

- 【周】李耳撰，朱謙之校釋，《老子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漢】揚雄，《揚子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63冊，1986。
- 【漢】揚雄撰，【晉】郭璞注，《方言》。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1冊，1986。
- 【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漢】王充撰，黃暉校譯，《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收入《十三經注疏》本第5冊，1997。
- 【魏】王弼、【晉】韓康伯著，《周易王韓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9。
- 【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唐】孔穎達等正義，《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收入《十三經注疏》本第1冊，1997。
- 【唐】馬總，《意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72冊，1986。
- 【宋】蘇洵，《嘉佑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04冊，1986。
-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宋】司馬光，《易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冊，1986。
- 【宋】司馬光，《潛虛》。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
- 【宋】梅堯臣，《宛陵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099冊，1986。
- 【宋】楊時，《龜山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5冊，1986。
- 【宋】朱震，《漢上易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冊，1986。
- 【宋】楊甲，《六經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83冊，1986。
- 【宋】蕭常，《續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84冊，1986。
-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4冊，1986。
- 【宋】趙汝愚編，《宋名臣奏議》。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32冊，1986。
- 【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別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38冊，1986。
- 【宋】王應麟，《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54冊，1986。
- 【宋】趙汝楨，《易雅》。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冊，1986。
- 【宋】方實孫，《淙山讀周易》。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9冊，1986。
-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5冊，1986。

- 【宋】佚名，《周易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收入《正統道藏》本第4冊，1988。
- 【宋】佚名，《靖康要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29冊，1986。
- 【元】胡一桂，《易學啟蒙翼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22冊，1986。
- 【元】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 【元】陳桎，《通鑑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32冊，1986。
- 【元】郝經，《續後漢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386冊，1986。
- 【明】季本，《易學四同別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本第6冊，2003。
- 【明】來知德，《來注易經圖解》。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 【明】章潢，《圖書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68冊，1986。
- 【明】唐順之，《荊川稗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954冊，1986。
- 【明】朱睦㮮，《授經圖義例》。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5冊，1986。
- 【明】葉子奇，《太玄本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803冊，1986。
- 【清】孔方炤、【清】方以智，《周易時論合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本第15冊，2003。
- 【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
- 【清】黃宗炎，《周易尋門餘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0冊，1986。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76冊，1986。
- 【清】惠棟，《易漢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52冊，1986。
- 【清】焦循，《易圖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本第27冊，2003。
- 【清】胡煦，《周易函書約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48冊，1986。
-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
- 【清】汪榮寶撰，陳仲夫點校，《法言義疏》。北京：中華書局，1996。
- 【清】蘇輿撰，鍾哲點校，《春秋繁露義證》。北京：中華書局，1996。

二、近人論著

（一）專書

-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臺北：學生書局，1993。
- 陳伯适，《惠棟易學研究（一）》。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
- 陳伯适，《義理、象數與圖書之兼綜——朱震易學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1。
- 葉福翔，《易玄虛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
- 鄭萬耕，《揚雄及其太玄》。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2。
- 劉韶軍，《楊雄與〈太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龐樸，《一分為三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二）期刊論文

- 王青，〈《太玄研究》〉，《漢學研究》第十九卷第1期（2001.6），頁77-102。

方誠峰，〈司馬光《潛虛》的世界〉，《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2017.1），頁167-182。

金生楊，〈論《太玄》研究的歷史變遷〉，《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2008.3），頁1-4。

陳睿宏，〈揚雄《太玄》仿《易》之說—從占筮與模擬漢《易》卦氣說開展〉，《*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第3期（2013.9），頁229-266。

劉保貞，〈試論揚雄在宋代歷史地位的變遷〉，《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2018.11），頁13-20。

（三）學位論文

田小中，《〈太玄〉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中國哲學博士論文，2009。

Selected Bibliography

- Xiong, Yang. Yang zi yun ji.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1063, 1986.
- Maguang, Si. Tai xuan ji zhu.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8.
- Maguang, Si. Yi shuo.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8, 1986.
- Maguang, Si. Qian xu.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803, 1986.
- Zhen, Zhu. Han shang yi zhua.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11, 1986.
- Ming, Yi. Da yi xiang shu gou shen tu.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25, 1986.
- Yigui, Hu. Yi xue qi meng yi chuan.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22, 1986.
- Ben, Ji. Yi xue si tong bie lu.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Xuxiu Sikuquanshu, 6, 2003.
- Huang, Zhang. Tu shu bian.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968, 1986.
- Mujie, Zhu. Shou jing tu yi li. Taipei: Commercial Press, Jingyin Wenyuange Sikuquanshu, 675, 1986.

**On the content of Yang Xiong' *Taixuan*
and the Popular Practice
of Interpreting Yi with Diagrams**

Rui-Hong Chen*

Abstract

In his book *Taixuan*, Yang Xiong, based on conventional Yi philosophy, created a new divination system by incorporating features of Daoism and Yi theories in his time.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Yang's innovation has been widely reviewed and provoked much discussion. Among others, in Song Dynasty, Shao Yong praised Yang and greatly promoted *Taixuan*. He adopted the approach of interpreting *Zhouyi* and *Taixuan* by combining Yi and Tu-shi diagrams, which has since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Yi diagrams and drawn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rom other Yi scholar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nalyze Yang's imita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Zhouyi* in his *Taixuan* and further explain his diagram simulation of *Zhouyi*; from the angle of academic development, explo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Yi with diagrams since Song, and the popularity of *Taixuan* and philosophers' inclusion and discussion of it in their books; establish potential inheritance and derivation relationships; and offer a brief indication of Yang's role in Yixue history.

Keywords: Yang Xiong, *Taixuan*, the imitation of Yi in *Taixuan*, Yi diagrams, gua-qi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